

艺谭访谈

#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

陈爱红



陈爱红 摄

上个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叶辛现身宁波。自从2017年2月我市设立叶辛文艺大师工作室以来,叶辛老师多次来到宁波。

叶老师不仅会写故事也会讲故事,听叶老师谈文学创作让人如沐春风。

与共和国同龄的叶辛老师回忆起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谦虚地说,他碰到了一个“文学占了便宜的年代”。自1977年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出版到现在,他共出了146本书。在这些书中,《蹉跎岁月》单行本是印得最多的一本书,前后印了170多万册。

《蹉跎岁月》这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知青生活故事,家庭出身良好的女知青杜见春喜欢上进的男知青柯碧舟,但柯碧舟不好的出身让她犹豫起来。后来,杜见春的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杜见春的灵魂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在父亲被平反后,她执着地爱上了柯碧舟……

《蹉跎岁月》首次发表在《收获》杂志1980年第五、六期上,后来多次出版了单行本。1980年第五期《收获》杂志发行了50万册,因为读者想看《蹉跎岁月》,到第六期时就增加到了110万册,《收获》的这个发行记录至今未被突破。不仅如此,《蹉跎岁月》后来还由叶辛老师本人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成了一代人共同的文艺记忆。叶辛老师开玩笑说,很多人以前把“蹉跎”读成“差它”,《蹉跎岁月》普及了“蹉跎”这两个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叶辛老师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和《蹉跎岁月》等作品是图书馆里的主角,被读者所喜爱。叶辛老师说,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刚刚到贵州省作协工作,这三本书的稿费差不多是同时寄给他的,一共一万多元,领取稿费时,大半个贵阳城的人都在传叶辛成了“万元户”。

叶辛老师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小说,他的小说大部分是现实主义题材的,最为集中的主题是知青生活。1992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孽债》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说讲述的是一群西双版纳的孩子到大上海找父母的故事。他们的父母是当年插队云南的上海知青,这些知青返回上海后已经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孩子们的突如其来的到来迫使他们的父母不得不重新考虑生活。1994年,《孽债》也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并在中央电视台上播放,它的主题曲催人泪下“……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21世纪以来,文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但作家们仍在探索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当玄

幻和穿越类的小说大行其道的时候,叶辛老师仍执著于现实主义题材。2008年,他写了《孽债2》。2011年,他创作了小说《客过亭》。今年,他又推出了小说《上海·恋》和城市传记《上海传》。他为什么如此专注于现实主义题材的写作呢?叶辛老师说,在今天的上海书展和北京书展上,出现了新动向:那些曾经写盗墓写玄幻和穿越致富的网络作家们也开始转向现实主义题材创作领域。这是因为这些作家的读者群是一个狭窄的层面,他们的读者在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成长的读者也要直面生活,现实是无法穿越的,他们需要人文关怀的作品滋养他们的心灵。

叶辛老师认为作家一定要有社会担当,关注现实。他的新作《上海·恋》讲述的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基层的平凡男子金力和两个贵妇之间的不伦之恋。这部小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被贴上了社会风情小说的标签。在北京国际图书展上,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读了这部小说后说,小说蕴含着对社会的解剖。叶辛老师说:“出版前,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位副总编得知我完稿后,马上就把稿子拿去读了。他看完第一遍后给我打电话说好看,看了第二遍后又和我交流说他读出点味道来了,但是还是想问我到底想说什么。我说你觉得好看,不妨再读一遍。读完第三遍后,他告诉我他读懂了。我写这本书是开放了思想写的,现实中这样的事情其实老早就有了,人们已经麻木了。社会发展进程中有各种各样的现象,我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想让人们透过小说进行思考。”

叶辛老师一直是用笔写作,以前他每天写3000字,现在他减少为每天写2000字。他讲了一个关于手写稿的小故事。2011年,中国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客过亭》,出版社刚开始准备印5万本,但后来觉得这个书名可能不被市场认可只印了3万本,他大约拿到了10万元的稿费。过了半年不到的时间,有个专门收藏作家手稿的人来找他。这个人问他手稿还在不在。得知手稿还在时,这个人要出20万元买手稿。他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想了想就卖了,自己只留了手稿的复印件。

叶辛老师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写作习惯:写到最兴奋的时候立刻停下来;第二天再写时,把前一天写的文字读一遍,就能很顺利地写下去;在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出去走走,或者读一些不想干的,书,转换思路;在计划写一本书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有时候还要故地重游。

艺谭新书

## 撷取纯美的诗意

虞时中

毛尖最新出版的文集《一寸灰》共收录了68篇文章,通过对各种经典电影和文学作品的评论以及日常的生活杂感的记录,用优美的笔调撷取了其中纯美的诗意奉献给读者,让人过目难忘。

袁筱一在序言中说:毛尖的文字自有一种气势,不费吹灰之力,文眼就在那里冲你眨眼,而且永远是你绕了两圈也捕捉不到的点。用两个字来说,就是“痛快”,既“快”且“痛”。她能够“痛快”,首先自然是有大量的阅读托底的。你首先会怀疑毛尖的记忆力怎么会如此强大,强大得消融掉了时间的概念,也消融掉了不同语言之间的界限。

在开篇《我们想要成为却又害怕成为的人》一文,作者用生动的讲述,解读了观看黑帮电影过程中观众如何在自己的道德和欲望、心灵和激情之间寻求那非黑非白、既黑又白的支点的难题。在《你的心已经干涸在你的写作中》一文里,毛尖关注的则是对于心已经干涸在写作中的作家,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的问题。她把《阿斯彭文稿》当作试纸,通过解剖作家的心路历程,为读者指明了一条路径,那就是:“在没有心的亨利·詹姆斯面前,你的心有多湿就看你怎么读文稿了。”

袁筱一说:“阅读,就是像毛尖那样满怀深情看生活啊。”她的审美标准就是“爱的最终魔法,是摒弃所有的手法和表演。”因此,在

毛尖的很多文章中,我们常常会被她独特的观点所打动。在《我连你爹的祭日都不记得了》一文中,毛尖对国内一些煽情催泪的电视节目提出了质疑,她借用尼采的话强调了节制之美:不能节制,就是意志脆弱的表现;不能节制,就无法理解骑士在烈马上驰骋的快乐。她举例小津的电影:当男女主人公快要走到感情漩涡里去的时候,把镜头荡开,多好的天气,小学生远远地走在上学路上,刚洗过的衣服在太阳下晒着。“丈夫不记得重要的日子又怎样?”妈妈安慰女儿,“我连你爹的祭日都不记得了。”的确,煽情虽有必要,但是文艺作品和节目只有把激情放置在平静的形态里,才有可能让读者和观众感受到作品更大的反差和张力!

在《一寸灰:关于爱情》一文中,作者通过解读《榆树下的欲望》、《贵族之家》、《傲慢与偏见》等经典作品,指出了“爱情最终是灰的样子”。作者写道:“没有阴影的爱情,就不是爱情,文学史里看看,死于心碎的人口,高于任何一种疾病高于任何一场瘟疫,上下五千年,没有事故的爱情,有吗有吗?”“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像守财奴一样,只会在句子的丛林里翻找闪亮的硬币。而曾经把我们弄得欲仙欲死的爱情,常常不过是小说中的硬币。”作者在文章最后说:如果你不曾因为听到他或者她的名字而感到肉体的痛苦,不曾因为看

到他的笔迹而发抖,也从来不会为了在街上遇见他而改变行程,那么,按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的说法,你还不如“灰”。岁月流逝,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殆尽,但如果你曾经尝过灰的味道,垂暮之年也会在瞬间让你年轻起来,换句话说,你离人间的时候,至少手里还有“一寸灰”。

黄裳说过:“毛尖用笔之活,近时无两。”这用笔也体现在毛尖对故乡宁波人和事的眷恋之上。在《你的心已经干涸在你的写作中》一文里,作者回忆:“小时候,在宁波天一阁边上读书,午间休息,常进园去玩。藏书楼前有假山,不知道是不是太湖石,其中一石,似女子,眺望藏书楼的样子,见多识广的同学就说,这女子就是钱绣芸。”“当年,中学班主任领着我们参观天一阁,说到这个故事,几乎是痛心疾首地对着不爱读书的几个男生说,你们好好想想,人家小姑娘为了读书,命都不要,你们呢,只知道不要命地玩!”在《躲过一个端午》一文中,作者在开篇写道:“小时候在宁波,端午仿佛是我们女孩子的节日。外婆一边讲《白蛇传》一边包粽子,妈妈做香囊阿姨插艾草,早上要喝一口雄黄酒,晚上还要带五色线上床。”读着这样温暖的文字,我们似乎也能感受到作家内心对故乡的亲情之灰,在一寸寸地掉落,并触发对乡愁情结的共鸣。

三江艺谭

责编乐建中 美编严勇杰  
2018年9月2日 星期日  
照排陈科

投稿 E-mail: ljz@cnnb.com.cn